



琼瑶



在水一方

北京
十月

北京
出版

日本
在
本
方
日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在水一方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1-5847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/琼瑶著.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5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I. ①琼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57333号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QIONGYAOQUANJI DIERJI

琼瑶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54.25印张 1200千字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定价：168.00元（全7册）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绿草苍苍，白露茫茫，

有位佳人，在水一方。

我愿逆流而上，依偎在她身旁，

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又远又长。

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她的方向，

却见依稀仿佛，她在水的中央。

绿草萋萋，白雾迷离，

有位佳人，靠水而居。

我愿逆流而上，与她轻言细语，

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曲折无已。

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她的踪迹，

却见依稀仿佛，她在水中伫立。

我永远无法忘怀第一次见到杜小双的那一夜。虽然已经是那么多年前的事了，虽然这之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故，但是，那夜的种种情景，对我而言，仍然历历在目，清晰得恍如昨日。

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那年的雨季特别长，那年的杜鹃花开得也特别早。不过是阳历年以后的几天，小院子里的篱笆边，已开遍了杜鹃花。雨点从早到晚淅淅沥沥地打在花瓣上，没把花儿打残了，反而把花瓣染艳了。只是，随着雨季，寒流也跟着而来。我和奶奶，是家里最怕冷的两个人，从年前起，就在屋里生了个炭钵子。奶奶口口声声怀念她在大陆的火盆，在台湾长大的我，可怎么样也闹不明白那火盆的样子：“外面是木头的，里面是铁的，外面是方的，里面是圆的。”我给奶奶下了结论，她永远无法当画家或作家，因为她毫无形容及描绘的天才。

我们的火钵是绿色的，像个大缸，里面垫着灰，灰上燃着旺旺的木炭。我常把橘子皮埋在炭灰里，烤得一屋子橘子香。

那夜，我们全体都围在火盆边。奶奶在给我打一件蓝白相间的格子毛衣，妈妈帮着绕毛线团。姐姐诗晴和她那位“寸步不离”的未婚

夫李谦在下象棋，当然诗晴是从头到尾地赖皮，李谦也从头到尾地装糊涂，左输一盘，右输一盘，已经不知道输了第几盘了。棋虽然输了，却赢得诗晴一脸甜甜蜜蜜的笑。男人就有这种装糊涂的本事，知道如何去“骗”女人。但是，哥哥诗尧不同，诗尧是君子，诗尧是书呆子，诗尧深藏不露，诗尧莫测高深，诗尧心如止水，诗尧不追求女孩子，朱诗尧不是别人，朱诗尧与众不同，朱诗尧就是朱诗尧！现在，我这位哥哥朱诗尧，燃着一支烟，膝上摊着一本刚从美国寄来的《世界民谣选集》，眼睛却直直地看着电视机，那电视的荧光幕上，罗伯特·瓦格纳所扮演的“妙贼”又在那儿匪夷所思地偷“世界名画”了。我百无聊赖地用火钳拨着炉火，心烦意躁地说了句：

“哥哥，家里有电视机，并不是就非看不可！电视机上设着开关，开关的意思，就是可开可关也！”

诗尧微锁着眉头，喷了一口烟，对我的话根本没听到，妈妈却接了口：

“诗卉，别打扰你哥哥，人家干了这一行，不看也不行呢！”

“干了哪一行？小偷吗？”我故意找麻烦。

“诗卉这小丫头有心事，”奶奶从老花眼镜上面瞅着我，“她是直肠子，心里搁不了事，八成，今天雨农没有给她写情书！”

“奶奶！”我恼火地叫，“你又知道了？”

“哈！我怎么不知道！”奶奶一脸得意兮兮的样子，“一个晚上，冒着雨跑到大门口，去翻三次信箱了！”

“人家是去看爸爸有没有信来！”我脸上发热，强词夺理。

“哎哟，”奶奶笑着叫，“世界上的爸爸，就没有这样吃香过！”

“妈！”我急了，嚷着说，“你看奶奶尽胡说！”

“诗卉，你糊涂了！”诗晴回过头来，“你在妈妈面前告奶奶的状，难道还要妈去管奶奶吗？”

“反正咱们家，没大没小已经出了名了！”我瞪着诗晴，“等你和李谦结了婚，生下小李谦来，我保管奶奶会和小李谦抢糖吃！”

“妈！”诗晴红了脸，“你听诗卉说些什么！”

“别叫我，”妈笑着转开头去，“我不管你们的糊涂账！”

奶奶捧着毛线针，笑弯了腰，毛线团差点滚到火盆里去。诗晴转向了李谦：

“李谦，你看到了，我们家里，妈妈宠哥哥，奶奶宠诗卉，我是没人要的！”

“所以我要你！”李谦一本正经地说。

这一下，我们可全都大笑起来了，笑得前俯后仰的。奶奶一边笑，一边直用毛线针敲李谦的肩膀，说他“孺子可教”。诗尧终于看完了他的妙贼，关上电视，他慢吞吞地站起身来，慢吞吞地转过身子，慢吞吞地说了句：

“你们在闹些什么？我似乎听到奶奶提到信箱，这信箱嘛，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开过的，对了，有封给诗卉的信，我顺手放在口袋里，忘了拿出来了！”

“哥哥！”我大叫，“还不拿来！”

诗尧慢吞吞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皱的信封来，可不是我等了一整天的那封信！雨衣从马祖寄来的！我一把抢过来，气呼呼地嚷：

“哥哥，别人的信，你干吗放在你口袋里，你瞧，揉成咸菜干了！”

诗尧瞅着我，皱了皱眉，歉然地说：

“我不是有意的，诗卉，只是——心不在焉，希望不会误了你的事，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”

看到诗尧那一脸的歉意，和他那副郑重的样子，我反而不安了，扭了扭头，我低低说了句：

“也没什么重要性。”

“怎么不重要，”奶奶又接了口，“如果真的不重要，诗尧，你以后尽管把她的信藏起来！”

“奶奶！”我喊着，直揉到奶奶怀里去，“你专门跟我作对，你最坏，你最捣蛋，你最……”

“哎哟，哎哟，心珮！”奶奶叫着妈妈的名字，“你不管管你女儿，简直没样子！哎哟，闹得我浑身痒酥酥的，心珮！你还不管！你瞧！你瞧你女儿……”

“你们静一静！”妈妈忽然说，“我听到自耕的声音，大概是他从高雄回来了！”

我们顿时间都安静了，果然，大门口传来爸爸的声音，不知在对谁说些什么，接着，是门铃的响声，李谦第一个跑出玄关，到院子里去开大门，我们全站在客厅里，伸着脖子望着。爸爸这次去高雄，足足去了十天，是为他一个老朋友赴丧去的。本来，我们预料，爸爸三天就会回来了，不知道他怎么会耽搁了这么久。而且，连封信、电话、电报都没有。我站在玄关处，引颈翘望，爸爸进来了，李谦手上拿着口小箱子，也进来了，然后，我们大家的视线都被一个瘦瘦的、修长的、浑身黑衣的少女所吸引。

她站在那儿，一件纯黑的大衣裹着她身子，黑色的围巾绕着她的脖子，大衣上附带的黑色帽子，罩着她的头和脸颊。雨珠闪耀在她的帽檐上和睫毛上。在大门口的灯光底下，我只看到她那裹在一团黑色里的面孔，白皙、瘦削。而那对闪烁着的眼睛，带着一抹难解的冷淡，沉默地、忧郁地、不安地环视着我们每一个。

“进来吧！”爸爸对那少女说。于是，他们走进了玄关，在爸爸的呵护下，她又轻步地移进了客厅。爸爸的手压在她小小的肩膀上，爸爸的目光严肃而郑重地掠过奶奶、妈妈、诗尧、诗晴和我，他静静地

“我们家多了一个小妹妹，她的名字叫——杜小双。以后，她永远是我们家的一分子。”

妈妈用疑问的眼光看着爸爸，爸爸迎着妈妈，镇定而坚决地说：

“心珮，原谅我没和你商量，敬之死了，我再也没料到 he 身后萧条到如此地步。当了一辈子教书匠，带走了满腹才华，留下的是满身债务，和一个女儿——小双。我无法把她留在高雄，敬之的同事们已经凑了不少钱，为敬之付医药费、丧葬费，大家都是穷朋友，尽心而已。我唯一能做到的，是把小双带回来。她自幼丧母，现在，又失去了父亲。我想，我们该给她的，是一个真正的家。”

杜小双站立在灯光下，背脊挺得很直，当爸爸在叙述她那悲惨的身世时，她那半掩在帽檐下的面孔显得相当冷漠，相当孤傲。好像父亲所说的，是一个与她完全无关的人，她只是一个旁听者。

一时间，大家都被这个意外所镇住了。室内，有一刹那的沉寂。在几分钟前，这客厅里所充满的欢愉的气息已悄然而逝，这黑色的女孩把冬天带了进来，把寒流也带了进来，把那雨雾和阴暗也都带了进来。但是，朱家家传的热情不容许哀愁的侵袭。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奶奶，她把毛线针和毛线团都扔在沙发上，立即冲到杜小双的面前，伸出手去，她推开了小双的帽子，大声地说：

“我要看看你的模样儿！”

帽子一卸下去，小双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就披泻了下来，顿时间，我只觉得眼前一亮。她有张好清秀好清秀的脸庞，皮肤白而细致，鼻梁小巧挺直，眉毛如画，而双眸如星。在电视上，我看多了艳丽的女孩子，杜小双给我第一个印象，就与“美艳”无关，而是清雅孤高。本来，人类的审美观念就因人而异，我不知道别人对杜小双的看法如何，而我，我是被她所眩惑了。

“哦！”奶奶退后了一步，似乎有些惊讶，她不假思索地说，“好

单薄的样儿！”说着，她握住了小双的手，又叫了起来，“怎么小手儿冻得这么冰冰冷的！啊呀，你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！”接着，奶奶就张开了手臂，不由分说地把小双一把抱进了她的怀里，给了她紧紧的一个拥抱，和热烈的一声允诺，“小双！三个月以内，我包你长得白白胖胖的！”

经过奶奶这样一闹，我们才都回过神来了，妈妈也赶了过去，帮她脱下大衣，诗晴搬了张小椅子在火炉边，强迫她坐下来烤火，李谦忙着搬运她的箱子，我是跑前跑后，忙不迭地对她介绍：

“这是奶奶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姐姐诗晴，我是诗卉，这是我未来的姐夫李谦，这是我哥哥……”我一回头，没看到诗尧，我愣了愣，忍不住问，“诗尧呢？”

“他走了！”妈妈说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“别去管他，他累了，让他先睡吧！”

我哼了一声。

“看妙贼的时候，他可不累呵，”我嘴快地说，“等到要见人的时候，就要犯毛病，难道……”

“诗卉！”妈妈打断了我，“我看，让小双和你睡一间屋子吧，你房里反正是上下铺。”妈转向小双：“上下铺睡得惯吗？”

小双点了点头。

“你十几岁了？”奶奶问。

“十八。”这是小双进房门后说的唯一的一句话。

“噢！比诗卉还小两岁呢，真是小妹妹了，”奶奶的眼光不住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，又摇头，又咂嘴，“不行！不行！太瘦了！太小了！看样子还不到十六岁呢！”

小双低垂着头，凝视着炉火，默然不语，似乎对自己的胖瘦问题并不关心。事实上，我不觉得她对任何事情关心，她好像永远是个旁

观者，而不是个局中人。

“我看，心珮，你安排小双去休息吧，这些天来，也真够她受了！”爸爸说，“今天又坐了一天火车，她才十几岁，别熬出病来才好！”

于是，家里又一阵忙碌，我、妈妈、奶奶、诗晴，忙成一团，给她铺床，给她叠被，给她找枕头床单，又帮她開箱子、挂衣服、拿睡衣、找浴巾……我们忙得团团转，她却始终呆呆地坐在客厅里，等我把一切布置就绪，到客厅去找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正仰着脸儿，专心地注视着我家客厅里的那架钢琴，好像那钢琴是件很稀奇的东西，是她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似的。

“你家有钢琴。”她简短地说，这是她来我家说的第二句话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高兴她肯开口，就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她许多话了，“是我哥哥的，我家虽然没有钱，但是，爸爸和妈妈总是想尽办法培植我们的兴趣，哥哥呢，尤其不同，他……唉！”我叹了口气，及时咽下了要说的话，“将来你就会懂了。走吧！去洗澡睡觉去！”

她没有多问，也不再开口，只是顺从地站起身来，跟我去浴室。我们的房子还是日式建筑翻修的，榻榻米改成地板，纸门改成墙壁，浴室只有一间，而且很狭小，必须全家轮流用。她洗好澡，我带她进了我的卧室，安排她在下铺上睡好，一面笑着告诉她：

“我本来和姐姐睡一间，分睡上下铺，后来姐姐有了男朋友，嫌我在旁边妨碍谈话，总是把我赶到屋子外面去。于是爸爸把屋子翻修了，加了一间卧室给姐姐，让他们好谈情说爱，你瞧，咱们家有多开明！”

小双躺在床上，睁着一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，仿佛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忽然觉得一阵扫兴，她是个冷淡的小怪物，她不会成为朱家的一分子，她浑身没有丝毫的热气！我摇摇头，说了声：

“好了，你睡吧！”

我溜出房间，走到客厅去，爸爸和妈妈正在里面谈话，我刚好听到爸爸在说：

“……这孩子也真奇怪，从她父亲开吊、出殡、下葬，她自始至终就没掉过一滴眼泪，我从没看过如此倔犟的女孩子！”

“我担心……”妈妈在说，“她是个硬心肠的孩子，你瞧，她对我们连称呼都没有喊一句！”

“得了！”奶奶嚷着说，“十七八岁的孩子，没爹没娘的，够可怜了，别对人家要求太高吧，她还小着呢！”

那夜，我们没有再谈什么，爸爸太累了，诗尧犯了牛脾气，躲在卧房不出来，李谦走了之后，诗晴也睡了。我还在奶奶房里赖了半晌，才回卧室来睡觉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，看到小双已经阖着眼睛睡着了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披散在枕头上，显得那张脸特别白，小下巴瘦得尖尖的，看起来一股可怜兮兮的味道。我想到我们家，父母兄妹，祖母孙儿，一团和气，竟从不知世上也有像小双这样的女孩子。一时之间，对她的冷淡也忘记了，我悄悄地走过去，把棉被轻轻地拉上来，盖好她露在被外的肩头，我的手无意地触到她的面颊，好冷！我爬上上铺，把我床上的毛毯抽了一床下来，再轻轻地盖在她的棉被上，然后我爬上床去，钻进被窝睡了。

夜半，我忽然惊醒了过来，感到床架子在轻微地颤动，恍惚中，我以为在地震，接着，我就听到一阵隐忍的、战栗的、遏抑的啜泣声。顿时间，我醒了！我听到小双那阻滞的抽噎，她显然在尽全力克制自己，以至于床架都震动起来。立刻，我不假思索地爬起床来，溜到床下面，我毫不考虑地就钻进了小双的棉被，把她紧拥在我的胸前，我热烈地说：

“小双，你哭吧！你哭吧！你要哭就尽情地哭吧！”

她立刻用她瘦瘦的胳膊抱紧了我，把头紧埋在我胸前痛哭了起来。

她的热泪浸透了我的睡衣，她带泪的声音在我胸前哽塞地响着：

“你……你们为什么对我这样好？”

我无法回答，只是更紧地搂着她，因为我眼里也涌上了泪水。呵，杜小双！我那时就知道，她是多么热情，多么倔犟，又多么善良的女孩子！可是，我却不知道，在她未来的道路上，命运还安排了些什么！

那夜，我们就这样挤在一张小床上，彼此拥抱着。我记得我一直拍抚着她的背脊，不住口地喃喃劝慰。在家里，我是三兄妹中最小的，再加上奶奶又宠我，自然而然养成一副爱撒娇撒赖的习惯。而这夜，第一次我发现我成了姐姐，有个如此柔弱、如此孤独、如此贫乏的小女孩在依赖我，在等着我怜惜和宠爱，我就来不及地想发挥我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、女性的本能了。

小双一直在哭，只是，她的哭泣逐渐由激动转为平静，由悲痛的抽噎转为低沉的饮泣，然后，疲倦似乎征服了她，她把头紧紧地依偎着我，阖着眼睑，就这样睡着了，睫毛上还闪着泪光。我不敢移动，怕惊醒了她，于是，我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我这一觉睡得好沉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窗帘早已被晓色染得透明，屋檐下的雨声淅沥和着客厅里的琴声叮咚。我怀里的小双已经不知去向，而我身上的棉被却盖得十分严密。翻身下床，我一眼看到床边的椅子上，整齐地折叠着我昨夜胡乱抛在地板上的衣服。一阵奇异的感覺穿透我的神经，还说要照顾人呢，第一天就被人照顾了。穿衣起床，我才发现我屋里已略有变动，书桌上整齐清爽，一尘不染，书架上那

些凌乱的书已码好了，连上铺的棉被，都已铺得平平整整。我下意识地耸了耸肩膀，这下好了，有了小双，奶奶不会再骂我把屋子弄得像狗窝了。我四面环视，小双不在屋里。推开房门，我走了出去，客厅里，诗尧正在弹着他常练的那支柴可夫斯基《第一号钢琴协奏曲》。我往客厅走去，想提醒诗尧去电视公司上班时帮我带几张现场节目的入场券，隔壁张妈妈和我提了几十次了。可是，我的脚才跨进客厅，就忙不迭地收了回来，客厅里，一幅奇异的景象震动了我，我隐在门边，呆呆地望着屋里，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

是的，琴声在响着，但是，坐在钢琴前面的，不是诗尧，而是小双，她的手指熟练地在琴键上滑动，带出了一连串流动的音符。在钢琴旁边的一张椅子上，诗尧坐在那儿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双。小双穿着一件黑色套头毛衣，黑色长裤，披着一头整齐的长发，只在鬓边插了一朵毛线钩的小白花。随着她手指的蠕动，她的头和肩也微微晃动着，于是，那朵小白花也在她鬓边轻颤。昨夜，在灯光下，或者我并没有完全领略小双的气质，如今，在日光下，她那张干干净净、白白细腻的脸庞，真像前年戴伯伯从英国带来的细瓷塑像。太细致了，太雅洁了，你会怀疑她不是真的。她那纤细修长的手指，那样不假思索地掠过琴键，仿佛琴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。一个穷孩子，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竟会弹一手好钢琴，看样子，我对我这位新朋友杜小双，还没有开始了解呢！

一曲既终，小双住了手，抬起眼睛来，征询地望着诗尧。诗尧，我那古古怪怪的哥哥，这时，正用一种古古怪怪的神情望着小双，好半晌，他才开了口：

“学了多久的琴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小双轻声回答，“似乎是从有记忆就开始。爸爸教了一辈子的音乐，他对我说，他不会有财产留给我，唯一能留给我的，

是音乐。所以，自幼我学琴，学得比爸爸任何一个学生用功，也比任何一个学生苦。家里没有钢琴，我要利用爸爸学校的钢琴，缴不起租琴费用，我常常在夜里十二点以后，到大礼堂里去练琴。”

诗尧瞪着她。

“那么，你应该练琴练得很熟了？”

“我是下过苦功的。”

“好的，”诗尧点点头，“那么，你是考我了？”

小双的面颊上蓦然涌上一片红潮，她的睫毛垂了下去，遮盖了她那对黑黑的眼珠，她用小小的白牙齿咬了咬嘴唇，低语着说：

“我听说琴是你的。”

“于是，”诗尧用重浊的鼻音说，他的语气是颇不友善的，“你立刻就想试试，像我这样的残废，到底对音乐了解多少！”

小双迅速地抬起头来了，红潮从她的面颊上退去，那面颊就倏然间变得好白好白，她的眼睛毫不畏缩地大睁着，直视着诗尧，她的声音很低，却很清晰：

“你是残废吗？”

诗尧的脸涨红了，愤怒明写在他的眼睛里。

“别说你没注意到！”他低吼着说。

我在门边动了一下身子，一阵惊惶的情绪抓住了我。杜小双，她还完全没有进入情况，她还是个陌生人，她根本不了解我这个哥哥！朱诗尧莫测高深，朱诗尧与众不同，朱诗尧不是别人，朱诗尧就是朱诗尧！当他额上的青筋暴露，当他的脸色发红，当他的眼睛冒火，他就从一个静止的死火山变成一个易爆炸的活火山了。我正想挺身而出，给我的新朋友解围，却听到小双用坚定的声音，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句：

“跛脚并不算残废，你难道没见过瞎子、哑巴、侏儒，或白痴吗？”

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要命！在我们家，“跛脚”这两个字是天大